

全 世 界

我死了吗？.....但为什么.....

只 有 我

你的凝视.....还是让我有.....

看 得 见

.....「心跳」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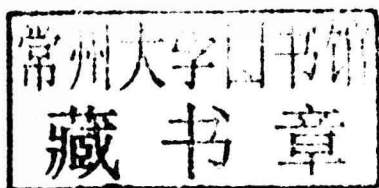
你

[日]白岩玄 / 著

连雪雅 / 译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世界我见
全只有得见
只看你



[日] 白岩玄／著

连雪雅／译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世界只有我看得见你 / (日) 白岩玄 著; 连雪
雅译.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477-0207-9

I. ①全… II. ①白… ②连…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04614号

版权登记号: 01-2011-2537

SORA NI UTAU by Gen Shiraiwa

Copyright © 2009 Gen Shiraiw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awade Shobo Shinsha, Publishers.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awade Shobo Shinsha, Publishers,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全世界只有我看得见你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6号楼303

邮 编: 100010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65251756

总编室: (010) 65252135

网 址: www.bjd.com.cn/txcbs/

电子邮箱: tongxinpress@gmail.com

印 刷: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00千字

定 价: 29.80元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i>chapter 1</i>	1	
<i>chapter 2</i>	12	
<i>chapter 3</i>	24	
<i>chapter 4</i>	36	
<i>chapter 5</i>	44	
<i>chapter 6</i>	55	
<i>chapter 7</i>	64	
<i>chapter 8</i>	77	<i>chapter 14</i> 158
<i>chapter 9</i>	91	<i>chapter 15</i> 167
<i>chapter 10</i>	110	<i>chapter 16</i> 175
<i>chapter 11</i>	123	<i>chapter 17</i> 192
<i>chapter 12</i>	134	<i>chapter 18</i> 207
<i>chapter 13</i>	141	<i>chapter 19</i> 219

天花板上有块斑渍，斜斜地指向左方，明明几秒钟前看起来还没什么，现在越看越觉得像是一只伸出食指的手。斑渍可能是漏雨留下的痕迹，只有那块痕迹的木板颜色特别深，我试着找寻其他地方是否也有斑渍，找了半天发现只有那里有。

虽然我想装作不在意，但那块斑渍仿佛一直示意我看左边，于是我便将视线转向那儿，却只看见白色的墙壁。也许，那块斑渍指的是更远的地方，但我还是有种受骗上当的感觉。

这就是人的惯性，只要看到有人指着某个地方，双眼就会不自觉地瞄过去。

过了一会儿，闹钟响了，我拿起闹钟按下按钮，房间里再度恢复安静。在这样宁静的氛围中，假如此刻我合上眼大概很快就会睡去。

赖在温暖的被窝里好一会儿后，我起身准备梳洗，推开拉门步入走廊，刚升起的太阳透过玻璃窗刺得我有点睁不开眼。

来到盥洗室，镜中照出我还有点恍惚的睡脸，甚至还留有睡过的痕迹。就在我打开水龙头想整理头发的时候，隔壁传出了冲水声，通过镜子，我看到老妈从厕所里出来。

“哦，早安。”

我点点头也说了声早安，但老妈似乎没听见，而是指着厕所的门说道：“你来看看这个。”

我关掉水龙头靠过去，结果发现门后面出现了我从没看过的东西。一时之间我没看清楚是什么，等弯腰仔细看了看之后，才发现门上贴的是人生游戏*的游戏盘。

“怎么又来了……”

几乎占据整扇门的 game 盘微微凸起，由上往下看，背面似乎夹着块薄木板。熟悉的彩色转盘旁写着吉凶参半的事件，是给玩游戏的人的指令。我试着转动转盘，心想这样垂直黏着会不会一转就整个掉下来，没想到竟还稳稳地转到了数字 7，把这个黏上去的人手还真巧呢。

“这，是不是玩赚钱赔钱的那个游戏啊……”

听到我这么问，老妈从我身旁的细缝看了一眼，微微点头说：“应该是吧，你看那里还有棋子呢。”

我朝老妈指的方向望去，发现游戏板的角落黏着玩游戏时必须用到的塑胶小车。这又是怎么弄的？我伸手拿起其中一个，原来背面黏了一个学校里常见的深灰色图钉。

“爷爷真的好厉害哦。”

老妈的语气听起来充满佩服，完全都不吃惊。的确，爷爷的手很巧，黏得很稳，把当棋子用的小车插在 game 盘上，完全

* 类似大富翁游戏。

不会掉下来。

那老头既然有这样的技术，怎么不去做点更有意义的事啊？我一边嘟囔一边拉开衣橱的抽屉，拿出宽管长裤穿上，正准备穿上两趾袜时，拉门被推开了。

爷爷比了手刀的姿势，拖长语尾说了声：“早安～”就走进了客厅，蹲在电暖器前频频吸着鼻涕，我问他是不是感冒了，他却说不知道。

“爷爷，是你把人生游戏贴在厕所门后的吧？”我边穿法袍的衣袖，边问。

爷爷满脸欣喜地说：“你玩了吗？”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道：“没有啦，我没玩。”

“什么嘛，玩玩看啊！你这无趣的小子。”

或许是身体变暖了，爷爷起身脱下睡裤开始更衣。

“你这次会不会太过头了？小心被奶奶骂哦。”

爷爷丝毫不以为意，而是喜滋滋地换上长裤。

“放心啦！我和你奶奶早就说好了，那里是我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

“真的假的？”这话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爷爷边整理白袍的衣领边点了点头。

等行事古怪的爷爷换好衣服后，我起身关掉了电暖器的开关。

早我一步走出客厅的爷爷笑着说：“接下来就交给你喽！”
便头也不回地朝走廊走去。

我只得留下来关掉电灯、拉上拉门。才步上走廊，就从连接正殿的门，看见推开拉门的爷爷在正殿前行礼后入殿，跟在后头的我接着也行了礼。

此时，宽广正殿内洒满了阳光，一如往常，今天也是四个人，加上老妈和奶奶共六个人，一成不变的场景虽然有些无趣，却也令人感到有种微妙的安心感。

先向常客的檀家^{*}打过招呼，然后才跪坐在榻榻米上，正当我整理衣摆时，发现跪坐在佛像前的爷爷已开始诵经。

结束早课后，我换上运动服朝客厅走去，突然从客厅里跑出来的真和拼命地冲向走廊，在厕所前掉头后又回到客厅里。不知道它到底想干吗，反正狗的想法人本来就不会懂。我在餐桌旁坐下，耳边不断传来真和忽远忽近的喘息声与啪嗒啪嗒的脚步声。

奶奶坐在电视前将音量开得很大，在她身后的厨房里老妈正忙得不可开交，反正我现在没事做，所以就一直盯着老妈看，看着看着，居然觉得老妈与真和的动作似乎相呼应。

“海生，帮我把碗筷摆好。”

听到老妈的话，我起身拉开餐具橱的抽屉，结果看到餐桌上

.....

* 隶属于一定寺院而投信施之俗家，或称施主。

还没放餐垫，正当我要拿出餐垫的时候，老妈却叫我等一等，然后从厨房里拿了别的餐垫给我。

印象中，我好像以前从来没在家里看过这种餐垫，因为那全是用毛线织的。

等我将全家人的碗筷摆好后，踏着忙乱脚步声的爷爷也进了客厅。

一走近餐桌，他马上就发现了新餐垫。

“咦，这是新买的啊？”他拿起餐垫正反面摸了一会儿后，哈哈地笑着说，“这玩意儿真像围巾。”

“你玩人生游戏了吗？”我瞥了一眼正在看早报的爷爷，问道。

“玩啦，可是字看不太清楚。”爷爷歪着头，似乎感到很困扰，“下次我要带手电筒和老花眼镜进去。”

我露出怀疑的神情，心想：你真的那么想玩啊？却见爷爷露出一抹诡异的笑，看样子他不会轻易放弃。

饭菜统统上桌后，奶奶关掉电视，老妈也就座了，我们全家等爷爷说“我开动了”之后，一起动筷用餐。

“你今天的第一家，是西田家吧？”

吃完早餐没多久就听到爷爷这么说，心情顿时有些阴郁。爷爷边笑边确认今天的行程后步出客厅。

今天是十一月二十六日，我眯着眼看了看行程表，爷爷今天的第一家是“八点，增田家”。

把机车停靠在水泥墙边后，我关掉引擎，取下车钥匙放进斜背的包包里，一抬头就看到眼前的电线杆上贴着“请求协寻”的宣传纸。也许是怕被雨淋湿，宣传纸外还罩着透明塑胶膜，上头印着照片，对方要找的是名叫敏敏的美国短毛母猫。在这个人人担心个人资料外泄的时代，对方竟连自己的电话号码都写得一清二楚。

这个人叫佐佐木，是我们家的檀家吗？但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到这只猫与佐佐木有什么联系。

按下对讲机的按钮后，门铃声缓缓响起，接着就听到屋内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动作还真快，毛玻璃的拉门上已经映照出黄色的身影。拉门被嘎吱嘎吱地推开，随即出现一张让人有些无奈的笑容。

早纪笑嘻嘻地站在门口眼睛不眨地看着我，无计可施的我只好向她点头问好。

“你来我家玩吗？”这小家伙还真是明知故问。

“我来工作的。”我边说边拉上拉门。

一进入屋内就闻到一股属于西田家的气味，早纪的妈妈穿着围裙从屋里走了出来，正当我和她互相寒暄之时，突然佛堂的拉门嗖的一声被推开，一位老奶奶探出头来，“外头很冷吧。”

早纪的妈妈也察觉到天气很冷，便叫我快进屋里。跨过佛堂的门槛后，我放下包包。

屋里很暖和，应该是开了暖气，抬头一看果然如此。我起身跪

坐准备开始诵经，早纪跟着在我斜对面的位置一屁股坐下，脸上还露出戏谑的笑。接着她又把我包包的物品一一拿起来察看，像在找什么有趣的东西一样，面对这个古灵精怪的小女孩我也没辙。

总算做好准备后，我先向佛坛行了个礼，早纪的妈妈见状把她叫回身边，西田家的三位女性一字排开，看起来就像在表现女性的成长过程。

诵经的时候，早纪不时小声地跟妈妈说话，结果被念了好几次。不过，要一个还没念小学的六岁孩子乖乖地坐着听诵经本来就不太容易。

偶然间我抬起头看上佛坛，发现里面放了一只红纸鹤，那大概是早纪折的吧。

“蜂蜜蛋糕和外郎糕^{*}，你想吃哪一样？”诵经结束后早纪的妈妈这么问道。见我似乎拿不定主意，她便说：“我看两样都拿来好了。”

“不用了，外郎糕就好。”我答道。

她微微一笑后走出佛堂，早纪随即跑了进来。她身后好像藏着什么，原来是想把新买的游戏卡秀给我看。

“你看，这张、这张和这张，我全部都有了哦！”

.....
* 一种源自名古屋的日式点心，关于其名称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是因为其颜色及形状与一种名为“外郎”的去痰、除口臭的药相似；二是因为它被用来当做吃完外郎药后的清口点心。

早纪兴高采烈地将颜色鲜艳的卡片一一排列并加以说明，虽然我并不排斥听她说这些，但想到自己以前也曾迷过一张二十元的交换游戏卡，顿时对这个话题丧失了兴趣。我一边想着现在的游戏卡做得还真复杂，一边敷衍地与早纪对话。

过了一会儿，身旁的拉门被推开，早纪的妈妈端着茶点和热茶走了进来。一看到点心，早纪的兴趣立即转移到外郎糕上。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看到海生啊，觉得是越来越适合这身打扮了呢。”

早纪的妈妈感叹地这么说，眼神中像是见到自己的孩子长大般散发出喜悦的光彩。我往旁边一瞧，坐在一旁的奶奶也跟着点了点头。

不知该作何反应的我只好说道：“是吗？”

放下茶杯后，突然想起有个东西要交给她，“这个，是我妈妈要我转交给您的。”

接过纸袋后，早纪的妈妈朝纸袋内看了看，露出了高兴的表情。

“谢谢你，也替我向你母亲说声谢谢。”

早纪很想知道妈妈收到了什么，立刻跑到桌边朝袋子里猛瞧。

“你还要再来哦。”早纪把双手插在口袋里这么说道。

虽然外面很冷，她仍坚持送我到门口。她今天穿着一件黄色灯心绒的连身裙，印象中她似乎常这么穿，一看到那件连身裙就很有“早纪”的感觉。

“外头很冷，快进屋里去。”我边将安全帽的扣带扣住下巴

边对她说道。

早纪板起脸回道：“那你快走啊！”

真是热脸贴冷屁股，这个小家伙还真是难应付。

我中午前回到家，换回运动服后走向厕所，正好遇上从院子走回屋里的奶奶。

她快速拉上玻璃门后才注意到我，短短地说了声：“你回来啦？”听起来像是要我也有所回答。

我边后退边回了声：“我回来了。”

但因为没话好接，于是又继续朝厕所前进。

明明是住在一起的一家人，我干吗那么紧张啊？但总觉得每次碰面要是不说点什么，好像就会被骂。

那块人生游戏的板子还是老样子，爷爷好像玩过一次，小塑胶车被钉在其中一格内。我把它稍微拿开，看了看上头的指示——发现新品种的锹形虫，得到美金两千五百元。我忍不住笑了起来，随即也拿起一个小塑胶车玩玩看，转动转盘后，指针指在数字6。我把小塑胶车钉在那一格，看了看上头的指示——骑脚踏车摔伤住院，支付美金一千元。虽然只是玩游戏，但心里还是很沮丧，郁闷地走到洗脸台前洗洗手，回到客厅往里头一看，发现爷爷正坐在餐桌前看报纸。

“我回来了。”

爷爷听了毫无反应，站在厨房里的老妈却回道：“你回来啦。”

走进客厅，拉开椅子坐下，老妈像是收到什么暗号一样，立

刻靠了过来。

“爸～”

爷爷轻轻地应了声：“哦。”接着把摊开的报纸折好。

气氛突然变得很不寻常，我努力地回想，应该没做出什么会被骂的事吧？

“那件事要由我来说吗？”

老妈看了看爷爷的表情，爷爷只“嗯”了一声，然后一副没什么要紧事的模样。看到他们俩这个样子让我更加摸不着头绪，老妈神色凝重，用不满的眼神看着我，那表情像是在烦恼该不该买某个非买不可、却又找不到满意款式的电器用品。

“海生，你明天要参加守灵法会。”

看着老妈的眼神，我有些不知如何反应，但还是硬挤出“我知道了”这句话。这下我总算明白刚才气氛为何变得那么怪，所以同时也觉得安心多了。

我问老妈，我只是跟在爷爷身边吧？得到的答案果然如此。因为委托的丧家希望能由两个人办法会，所以他们决定叫我一起参加。

“真的可以吗？我很担心你。”

相较于一脸不安的老妈，一旁的爷爷则是笑着说：“没问题啦！”

我自己也不觉得会有什么問題，所以就没把“我不行”说出口。虽然是守灵法会，但我也只是负责从旁协助爷爷，并且从工

作量来看，应该会比让我独自负责七七法会轻松许多。

我顺口问道：“是哪户人家？”

老妈说是新的檀家，然后把写着丧葬仪式的委托传真单递给我。对方姓碣泽，往生者是那一家的女儿，年纪和我一样都是二十三岁，这让我有种淡淡的亲切感。我顺便看了看地址及其他备忘栏的部分，发现丧礼不是在会馆举行而是在我们的正殿。

“居然选在正殿？”

老妈听到我这么说，回道：“是啊，已经有一年半没人选在那里了。”

“海生也差不多该上场喽！”爷爷用面纸擤了擤鼻涕，接着眺望远方星空，旁边的老妈也好像沉浸在感伤之中。

“目几咧呢阿丢快企阿。”

我有点听不懂这句话，但我猜应该是说孩子的成长带给大人无限感慨的意思吧。我拿起泡好的茶喝了一口，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望着搁在桌上的报纸。这种时刻，作为孩子还是默不作声的好。

眼前香烟袅袅升起，我却感到脑袋昏昏沉沉，难道是感冒了吗？虽然昨晚因为想到今天要参加守灵有些紧张，但还是睡得不错。想来想去，可能是被爷爷传染了。

昨天一整天猛擤鼻涕的他，今天早上看来倒是精神奕奕，还说：“我的鼻子不塞了！”越想越觉得是爷爷把感冒病毒传染给我了。

好不容易结束了上午的例行参拜，回到家时，寺前已经开始在做守灵法会的准备。缓缓地骑着机车向前，看了看身旁黑白相间的丧礼布幕，我这才真正感受到“就是今晚了啊”。站在山门后往前一看，一位身穿黑服像是殡葬公司人员的女子走了过来，我稍稍前进了几步，用眼神向她致意。

吃过午饭后，我用耳温计量了一次体温，结果是三十七度四，还真是不上不下的数字。虽然只是小发烧，但当事实摆在眼前时，我竟也产生了病恹恹的感觉。我拉开椅子坐下，轻轻按着太阳穴，老妈见状赶紧靠了过来。

“你怎么啦？”

“被爷爷传染了。”

“真的？你感冒了？”

“……好像是啦。”

“量过体温了吗？”

“三十七度四。”

话刚说完耳边就传来脚步声，爷爷走进客厅准备更衣，已经到了他下午去参拜的时间了。

爷爷拿起挂在椅背的包包，挑了挑眉，问道：“怎么啦？”

“海生好像发烧了。”老妈替我回答。

“发烧？”爷爷一把擤住我的额头。

“中午才开始这样的吗？”

我摇摇头。

“那在守灵法会开始前你就好好睡一觉。”爷爷丢下这句话，便步出客厅。

真是的，也不想想看是谁害我被传染的！虽然我很想这么对爷爷说，但爷爷说得也对，我还是去睡一觉好了。

“海生。”

隐隐约约中好像有人正拉开我的被子，我睁开眼，一时之间意识还不清楚，但仍感觉到有人靠近。

原来是老妈，她正跪坐在被子旁看着我。

“你还好吗？”

微暗的房间里，老妈担心地把脸凑了上来。虽然还是觉得有点头昏，但我还是告诉老妈：“我没事了。”接着又闭上眼睛休息。